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草木子

目録

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中書臣王瓊

謄録監生臣王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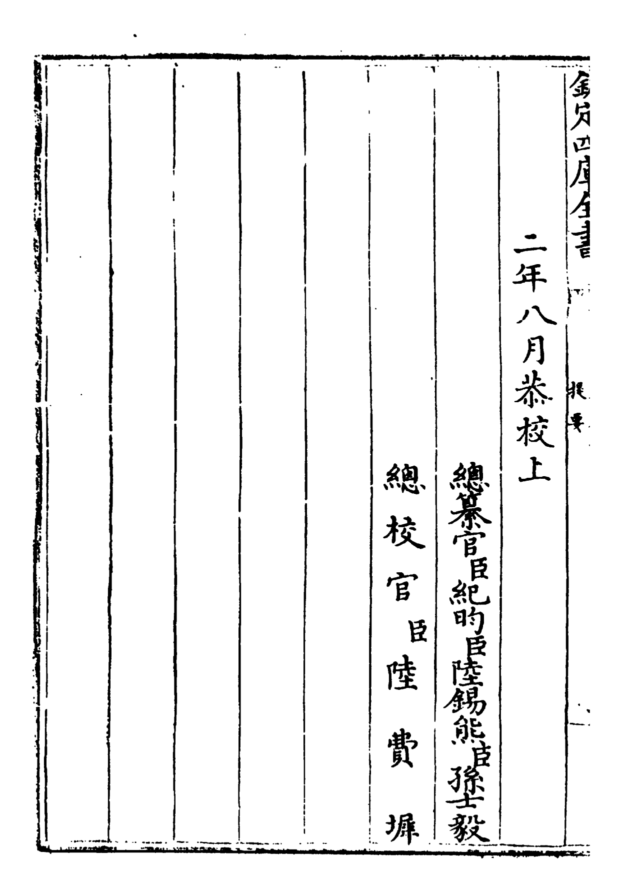
草木子　　雜家類三雜說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草木子四卷明葉子奇撰子奇有太元本旨已著錄考子奇所著諸書有範通元理二卷詩十六卷文二十卷本草醫書節要各十卷齊東野語三卷又餘錄若干卷紀元季明初事最詳今惟太元本旨及此書存

此書黄衷序云二十二篇鄭善夫序又云二十八篇正德丙子其裔孫溥以南京御史出知福州重刻之約為八篇曰管窺曰觀物曰原道曰鈞元曰克謹曰雜志曰訣數曰雜俎每二篇為一卷即此本也善夫序又云舊本今纂為四野語今纂為二併曰草木子則似此四卷已合野語為一書然四卷二卷當為六卷不當為八卷野語今無別本無由質其

異同莫之詳也子奇學有淵源故其書自天文地紀人事物理一一分析頗多微義其論元代故事亦頗詳核惟賈魯勸托克托開河北水田造至正交鈔求禹河故道功過各不相掩子奇乃竟斥之為邪臣則不若宋濂元史之論為平允也書前有子奇自序題戊午十一月乃洪武十一年即子奇罷巴陵主簿逮繫之歲此書蓋其獄中所作云乾隆四十



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草木子目録

草木子原序

洪武戊午春有司以令甲於二月望致祭於城隍神未祭羣吏於後竊飲猪腦酒縣學生發其事吏懼況衆為之言别生復言於分臬余適至學亦以株連而就逮幽憂於獄恐一旦身先朝露與草木同腐實切悲之因思虞卿以窮愁而著書左丘以失明厥有國語馬遷以腐刑厥有史記是皆因憤難以攄其思志庶幾托空名於天地之間也囹圄中獨坐閑而無事見有舊簽簿爛碎遂

以瓦研墨遇有所得即書之日積月累忽然滿巻然其字畫模糊畧辨而已及事得釋歸而續成之因號曰草木子萬一後之覧者犠尊而青黄以文之未可知也棄而為溝中之斷亦未可知也容詎必之乎故語才識之高下理義之淺深雖不敢比倫於數子出於窮愁疾痛而用心則一也千慮一得尚期窮理者擇焉洪武十一年歲次戊午冬十一月二十又七日括蒼龍泉静齋葉子奇世傑序

草木子卷一　　　明　葉子奇　撰

管窺篇

天始惟一氣爾莊子所謂溟涬是也計其所先莫先於水水中滓濁歷歳既久積而成土水土震蕩漸加凝聚水落土出遂成山川故山形有波浪之勢焉於是土之剛者成石而金生焉土之柔者生木而火生焉五行既具迺生萬物萬物化生而變化無窮焉

洪範五行之生成以微著爲漸次葢以數言之也水火氣也故微木金形也故著四行莫不待土以生成焉其質最大故居後葢土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南北二極所以定子午之位歴家因二極而立赤道所以定卯酉之位北極亦之蔕也南極亦之攢花處也赤道亦之腰圍也指南針所以通二極之氣也

赤道爲天之腰圍正當天之濶處黄道自是日行之道月之九道又自月行之道也

天度本無廣少之分由渾法分天而有斜長之處始分廣少

天如勁風旋轉局大塊於中吾恐日月星辰之上則愈高愈清愈勁愈光明而無窮矣或人見天裂處見其霞光閃爍於此足以知之矣

崑崙天下山之頂也迺天下山之至高處山之起勢處其東面中原也所以江淮河濟水皆東流也其西面西域諸國也自流沙以西水皆西流也南自吐蕃兩廣水

皆南趨也北即沙漠又天下岡脊至高之處直北虎林至海都木鉢子田地地勢又逐漸而低水皆北流南視陰山之地反為極南之境矣以此觀之地形如一亭子中高而四方下崑崙乃其結頂處四下之簷乃四方之國土考其流水可見必皆會同於四海

天以氣言故無窮地以形言故有盡

天陽宗故日最盛是以日常員而月則缺也地陰宗故水最盛是以水常滿而火則伏也

天主神地主鬼神主伸鬼主屈伸主聚屈主散此二者所以生萬物死萬物之大端也

包含徧覆無非天也天包水水承地地載萬物

天南為陽北為陰地北為陽南為陰對待之理也山以南為陽北為陰水以北為陽南為陰亦對待之理也

天動而無靜亘古亘今無息也地靜而無動亦亘古亘今無息也此天地之道所以為物不貳也及其生物益久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故不測焉

空即天也自地而上無非空也即天也地間亦有動時亦氣動之耳

天依形地附氣天地自相依附康節之言盡之矣

天道不以理言則歸於幻妄耳

天之生物匪物物刻而雕之也而世之善雕刻者莫能及此其所以為妙也

天地得其位則萬物莫不循其常也一或有失則為灾為妖為亂矣

天裂時火光現陽精之極也地裂時泉水溢隂精之盛也

天為陽宗故風火在上地為隂統故水土在下

地為隂故火隱而不現擊石有火至剛而後生也兩木相摩則火至動而後生也剛動皆陽也

有形無聲木石也有聲無形雷霆也有形有聲人物也無形無聲鬼神也

冬屬水而一陽巳生於冬夏屬火而一隂巳生於夏此

水火之所互根也春木秋金而非陰陽始生之月此金木之所以不互根也

金者石中之精液水出石中故曰金生水也

素問樞式曰水自西而東流也西金位也故曰金生水亦一說也

水生於北方陰位而陽巳生火生於南方陽位而陰巳形故水火互根也木生於陽方陽時金生於陰方陰時而陰陽無所生故金木不互根也

火日外光照影在外金水内明照影在内陽施而陰受之理也月亦受光於日而含内影而照物亦影在外者光盛於金水也

火陽根陰離中虛也水陰根陽坎中滿也於卦象亦可見也

火外明而内暗根陰也水外暗而内明根陽也二物之象亦可見也

聖人作八卦以之配五行水火純乎氣者也而無所雜

故各以坎離一卦配金木土有陰陽剛柔之質故各以二卦配之乾剛金兊柔金震陽木巽陰木艮高土坤卑土

邵子曰日食月以精月食日以形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此見君臣之理也

又曰月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為之食甚矣精之不可以二也竊料太陽乃火之精其氣亦類於人間之火也火正當氣燄之上必有黑暈觀之燈燭

可見星家謂之闇虚想即此也受光則稍偏受精則正對以月正對此黑暈之中所以食也

月食時辰多天下見之其分數皆同日食時辰少天下見之其分數皆不同由日食月以精其所虧之分其明全盡所以天下皆同也月食日以形其虧之分正當其下則分數同及側遠望之則分數或少或多所以天下多不同也日之食月闇虚之精大故食時辰多月之食日其形小故食時辰小

月食陰抗陽而不勝猶可言也日食陰掩陽而勝之不可言也是以春秋書日食而不書月食詩云此月而食則為其常彼日而食於何不臧即取此義

列宿所以定經天之體七曜所以布四時之政

彗星之生在東則西指在西則東指由其從日生也此其常又有東西偏掃者又其變也

太白史或書晝見或書經天蓋巳時當丙位則為經天以其當君禍尤大也其餘方位則止書晝見也

康節邵子曰天晝夜常見日見於晝月見於夜而半不見星半見而半不見尊卑之等也天為父日為子是以天左旋而日右行也日為夫月為婦是以日東生而月西出也可謂因象而及理矣

列星之為象也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在野象物各因其變而占焉

日月星辰天之四象水火土石地之四象康節言土石而不言木金蓋木乃土之華金乃石之精也是知康節

皆以體數言也

風雨雲霧雷天之用也吹噴嘘呵呼人之用也天人一理也但有小大之差耳

風露能生物亦能殺物順陰陽之氣也

風陽也故其氣清通而無形雲陰也故其氣昏濁而可見

邵子推雨風露雷而分水火土石曰水雨霖火雨滴土雨濛石雨雹水風温火風熱土風和石風洌水霧黑火

霧赤土霧黄石霧白水雷靈火雷虩土雷連石雷霳

五星在天髙則景小低則景大素問安然

雪寒在上故髙山多雪霜寒在下故平地多霜

日在地時多故地熱而井水寒也日在地上時少故地寒而井水温也

地居天之中地平不當天之半地上天多地下天少是以日出落時見日大近人也日中天時見日小遠人也

日初出時見日大宜當熱而尚寒凉者隂凝而陽未勝

也日中天時見日小宜寒涼而反漸暖漸熱者陽積盛
而陰已消也中未熱愈於午者陽尤積盛故也
廣海冬熱由冬日南行正當戴日之下故熱朔北夏寒
夏日雖北行朔北直當陰山之背處日光斜及故寒由
此觀之南北寒熱亦由於日也
日為衆陽之宗故其暖熱之氣皆出乎日也涼寒則日
氣之不及處爾日漸長故暖日極長則熱矣日漸短故
涼日極短則寒矣暖則陽氣之盛也而極則斯熱涼則

陰氣之盛也而極則斯寒
陰脅陽而為雹沴氣也陰凝而未盡勝陽則為霰正氣也是以春秋書雹而不書霰以人事驗之沸湯以器密盛之沈於寒泉則氷此雹之理雪積而日炙之先必為後此霰之理也
康節云世有温泉而無涼火葢陰能從陽陽不能從陰也此説固然乃常理也然北方蕭山亦有涼火也
山川之氣積為列星光芒輝煥精之盛也精耗神竭於

是乎有隕星

星自天横飛而過則為流自下復上則為奔自上而下則為隕

星隕精氣竭也川竭水脈絶也山崩地脈絶也當其所主之地則為災海水不潮亦水脈絶也

海潮天地之喘息也天有晝夜故潮有朝汐隨月進退從其類也

晝長則多熱晝短則多寒寒熱進退皆由於日也月满

則潮盛月虧則潮衰潮汐進退皆由於月也

嶺外錄江浙之潮自有定候欽廉之潮則朔望大潮謂之先水日止一潮謂之小水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豈不異哉世間特一陽氣之周流爾陽氣不及之處則為陰觀之姤復之理可見

斗一南而萬物生一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一南而萬物死斗日互行而成歲功也

斗隨天而左旋故一日而進一度日退天而右轉故一日而不及天一度斗日一周而成一歲也

二十八宿萬古不移所以定天之體而分十二宮也日一月而徧一宮月一月而徧十三宮而復追及於日而成一月也

月因日而有晦朔弦望而道疾不由日而由孛也五星却因日而有遲留伏逆

日與天會為歲月與日會為月日行地盤一位為時至

於刻乃歷家自細分之耳每時刻八刻六分刻之二共成一百刻也刻分初正由子午中分天運蓋子初四刻猶屬本日正四刻始作明日筭也由銅漏刻之於籤故有刻之名也

歲日與天會法也月日與月會法也日日與度會法也時日與辰會法也故時有十二日有三十月有十二歲有三百六十

晦朔弦望皆因於日也晦月與日會全無光也朔會而

復蘇也弦有上下相去四分天之一也望則相對相去四分天之二也

每時計九十日每節計四十五日每氣一十五日每候計五日故候有七十二日氣有二十四節有八時有四各為三百六十也

氣盈於三百六十五朔虛於三百五十四合氣盈朔盈而閏生焉

十九年七閏而氣朔分齊而特餘三時爾是為一章也

七十六年為一蔀凡為四章四三一十二合三時之數復得全日一閼十二時為一日一章該二百三十五朔一蔀該九百四十朔故以二百三十五閼為三時以九百四十閼為一日是以合四章而為一蔀故四三一十二而朔亦無餘分也

歲日與天會之法也以節氣為定年月與日會之法也以朔望為定故年必以元旦歲則有后先也交於立春時有春夏秋冬風有東西南北是亦風氣一周而成一

歲也然恒風不應而有休㢤之氣是則時政之失而㢤天常也於是而有風角之占焉

歲差法見天道自古及今日漸不同也歷家但拘常而推所以誤焉隨時修改以與天合元歷得之矣

觀物篇

天生萬物有色聲香味使無目耳鼻口以收攝之則天地之工或幾於熄矣故色為之目聲為之耳香為之鼻味為之口此天人之所以交也人則得其正者也物則

偏焉此其所以靈於萬物也如蠅攻臭蟻䳄鵶嗜鼠麋鹿食薦蝍蛆甘帶數者孰知天下之正味哉至於義理則惟心可以通之人則可以貫全體物則局於一偏也物之偏者如蜂蟻君臣虎狼父子雎鳩有別豺獺報本是也然人稟其氣之濁且塞者則亦有偏者也惟聖賢則全

夫人形之所以生也必資於精氣血三者精之榮以鬚氣之榮以眉血之榮以髮形之所以立也必資於筋骨

肉三者骨之餘也齒筋之餘也爪肉之餘也

手陽也故指長足陰也故指短上陽下陰人也猿猴四手皆陽也故輕捷而在上豬狗四足皆陰也故奔突而在下

邵子曰形統於首神統於目氣統於脣

人陽物之靈也故能化火龍陰物之靈也故能化水

動物本諸天所以頭順天而呼吸以氣植物本諸地所以根順地而升降以津故動物取氣於天而乘載以地

植物取津於地而生養以天善乎素問之言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廢則氣立孤危無不出入無不升降器有小大數有遠近蓋謂此也

動物本諸天而體則温植物本諸地而體則冷隂陽之謂也

素問又曰根於内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於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滅亦指動植之物而言之啓玄子皆以為人血氣之變殊失其旨矣

人順生草木倒生禽獸横生大抵草木之性情不如禽
獸之性情禽獸之性情不如人之性情
大抵人則女麗而艷禽則雄綵而文獸則不甚相較也
此造物為之制也歟
植物去皮則死氣在外也動物傷内則死神在中也
物有貴賤乎曰有也胎生者九竅卵生者八竅是胎生
貴於卵生也卵而陸生目能開閉卵而濕生者則不能
矣是陸又貴於濕矣化生者非胎非卵隨氣化而成其

為物益微矣是濕又貴於化生也此動物有此四種之異也曰植物亦以此而推之可乎曰可也夫草木可揷而活者胎生類也以實而產者卵生類也荷芡濕生也芝菌化生也此植物亦有四種之異也雖然號物之數謂之萬不可勝窮也不分而異不免乎四者之異欲合而同須究其一原之同此學者所當思也

鱗虫皆卵生也獨海鯊胎生故其為魚也最巨

佛氏以胎卵濕化四者窮推萬類之生生又以有無色

想六者窮推萬類之情識葢有色是有牝牡之屬鳩鴿是也無色是無雌雄之屬螺蚌是也若有想是為蠶為蛾時也若無想是為蛹為蟻時也若非有想若非無想此物又極微極細其情識在乎恍惚渺茫之間如人身之積虫似卵白似血片似動非動似生非生之屬是也佛氏論說生類可謂窮深極微矣

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瞑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瞑濕生者眼無胞也常不瞑也故不寐化生者眼無竅惟有黑點

爾又其微也蛤蚌則無目也益末矣

蚤魚之子與草木之子一生即千百者以其為物至微至賤也

草木一荄之細一核之微其色香葩葉相傳而生也經千年而不變其根幹有生死其神之傳初未嘗死也

傳花接菓當接傳之上則為是花是菓當接傳之下或有斷折及其萌蘖再出則為元花元菓此見造物之主宰處

物之氣類萬古不移此主宰所以謂之帝也

草木一核之微而色香臭味花實枝葉無不具於一仁之中及其再生一一相肖此造物所以顯諸仁而藏諸用也

世謂海棠無香西蜀潼川府路所屬昌州而海棠獨有香故昌州號曰海棠香國州治前有香霏閣每花或二十餘葉香氣醲郁

世間萬物無不生蟲木水土之中生蟲至多固其常也

至於火中生虫則火鼠也極南方有之其毛以為火浣布而大南雞亦食火也隂山以北積雪歴世不消其中生蛆其大如瓠北人謂之雪蛆味極甘美張子和醫者著儒門事親書言見民家一鐵鍋底上起一鐵泡鎚破有一紅虫其走如飛其嘴至硬是金鐵中亦有虫也邵康節云魚水族也虫風族也故虫皆由風化尋常榛栗之類外殻完固而虫已長於腹中豈是外物遺種當由風化使然

江之水族如揚子大江族類各有所限江蠏至潯陽則少鰣魚至鴨欄磯則少麪條魚惟城陵磯冬至前後始有之其理猶鸜鵒不踰濟貉踰淮而死當由地氣使然

世間小虫如一絲半粟之細以至目不可辯而手足頭目動靜食息無不皆具此可以見天命之流行無一之或遺無微之不入

喘蝡之虫多蛾生也翹蛸之物多水虫生也

蟲虱族也魚水族也介虫石之族也是以螺蠣多附於

石從其類也

甲蟲木之族也螢腐草生也車羊腐木生也皆食於草

木而附於草木亦從其類也

林棲之羽似葉草宿之毛似草亦從其類也

蝤蠐蚯蚓土族也故土居而土食

礜石蠶食之則肥鼠食之則死氣感各異也

鱗蟲有蟄龍蛇是也羽蟲有蟄鷰燕是也毛蟲有蟄黄

鼠是也介蟲有蟄龜鱉是也夫蟄物又造物減其半功

也故其用不能全

石決明海中大螺也生於南海崖石之上海人泅水取之乘其不知用手一撈則得苟其覺知雖用斧鑿亦不脫矣

南海中秋有月則蚌胎生珠無月則否也

雉善聽狼善視狐善疑駱駝善知泉象善知地虛實犛

布以灰濯錦以魚洗金以鹽

馬蹄圓為陽牛蹄折為陰馬之卧也起則自前足牛之

卧也起則自後足

陰鳥之飛也頭縮而足伸陽鳥之飛也頭伸而足縮

牛雖有耳而聽以鼻龜雖有鼻而息以耳

邵子曰陸生之物水中必具猶形之於影也巨於陸者水中必細細於陸者水中必巨今試推之魚飛鳥類也鳥翼長魚鬐短鳥尾長魚尾短鳥頭小魚頭大餘倣此推之龍蝘蜓類也蠏蜘蛛類也蝦蟹類也石虱蝨類也石蟹蟹類也龜鱉甲虫類也螺螄胎生類也鼉蜮走類也蛙黽倮虫類也計必有海

人嘗聞海賈云南海時有海人出形如僧人頗小登舟而坐至則戒舟人寂然不動少頃復沈水否則大風翻舟又大金時有龍見燕京舊塘濼手托一嬰兒如少年中官狀紅袍玉帶略無畏怖之容經三時始沒由此觀之水亦有人類也但幽明相隔不可相知耳觀温太真牛渚燃犀事理亦可見

疥有虫予嘗使明視者針而得之其大不能以半粟也詳細察之有背黜然有足纖然有背隆然善止善行且

蹤且横嘗竊計其為虫也人之膚革完全也必非外物能遺之種因人氣血之不和乃化而生焉及其既生也能好也能畏也能就也能避也能饑也能飽也能動也能静也能佚也能勞也能吸也能嘘也八竅之具神機之用未始有一之不足者焉未始有一之不能者焉於此可以觀性命之理矣於此可以觀造化之妙矣雖然是其形也有大小也是其理有大小乎世必有能辯之者

魚有骨在内者有骨在外者有多骨者有少骨者有無者萬不同也然其所同者蓋水也草木之葉有大者有小者有長者有短者有厚者有薄者有圓者有匾者有尖者有懸者有花鏤者亦萬不同也然其所同者均含生意也兹可以求萬物之一原者乎

鷹鸇能搏駕鴈而反受逐於鶺鴒非其力不及也智不及也崖鶻能搏鵠鷺而不能得飛鴿非其飛不能及也不能頡頏也由此觀之物皆以智相制不獨以力也

物有相資以生者璅蛣腹蟹也物有相待以動者水母目蝦也

凡物得氣之盛者必有異於物龍之異以骨故能吸氣精龜之異以殼故可卜而先知犀之異以角故孕星蚌之異以珠故胎月麝之異以臍故香可通關鹿之異以角又獨皮畏而可補食獺之異以肝故月生葉而可祛瘵猩猩之異以血故可染物而不渝又能知往也玳瑁之異以甲故可器鮫魚胎生也其異以皮故可鞘麟角

鳳觜也其異以膠可以續斷弦以至象以牙翠以羽魚以鮍是皆有異於物而得氣之盛者也故聖人之生也得五行秀中之至秀者焉其必有異於人也歟

有物命一物一命也有國命萬民一命也一物一命物之自生自死是也萬民一命屠城坑卒是也此説聞之莆陽鄭先生厚云

或問之草木子曰物固有知乎曰有之知乎知不知乎不知曰物固有能乎曰有之能乎能不能乎不能曰物

固有知而不能能而不知者乎曰有之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固嘗知文章矣瘻者無以與乎康莊之逵固嘗知康莊矣曰固有知而不可得而知能而不可得而能者乎曰有之也且之知也之能也知者不自能知也有知知能者不自能能也有能能蓋語不能顯黙不能藏可以意授不可以言傳也

水魚不瞑土虫不息

鴈順陰陽而南北魚順陰陽而上下鶯燕虵蛙順陰陽

而出入

鰷浮水面鮀沈水底鯽游水中

有雌而無雄其名大腰黿鱉是也有雄而無雌其名細腰蜂螽是也

物性可齊乎曰不可也曰何也子獨不見乎物有直行者狗馬是也有曲行者虵蚓是也有横行者郭索是也有却行者夔踵考也有兩頭行者率然是也有屈伸行者尺蠖是也有動其脅腹縮縮循行者蝹蜒之蟲是也

是固然矣聞以有翼飛者矣得非鷹鸇乎聞以有翼而不飛者矣得非鴨鵞乎未聞以無翼飛者焉然亦有之龍與螣虵是也是其形既異不能不與之變豈非形動而天隨者乎之諸蟲也又何知

夫物之植者有然乎曰有之有有葉有枝者松柏是也有有葉無枝者荷芡是也有無葉有枝者木賊是也有無葉無枝者豨苓茯苓馬勃是也不獨此也固亦有有花有實者有如桃李乎亦有有花無實者有如菊萱乎

亦有無花無實者有如蕨薇乎然則豈無有實而無花者焉固有其物也且此物也可以衣被生靈有大功於天下獨與羣物異也而人莫得而知之

蚤虱至微也天地生之以食人人至靈也天地生之以食萬物雖然人能食物又能理物故可與天地參焉中冷泉錫器盛之則漏是水之至精者也昆吾之刀可以切玉是金之至精者也沉香遇水即沉是木之至精者也金剛鑽可以鑽石是石之至精者也故物之至精者

必有異乎物以此推之物之精者水有金有木有石有物既皆有之人獨無乎哉人之精也者聖人也

鶴糞可以化石成塵鼈尿可以和墨寫字入石蟾酥可以潤玉可割是皆氣物之相感制

飛之至高者鶴也鵠也天鵝也鷹鸇也餘皆下風也

萬物既生如是形矣其為技也有不待教而後能且鳥也百舌合百舌而成一舌故善變聲啄木舌端有棘針故善取蠹鸚䳇舌似人故能言一受其成形故不待教

而後能

妙矣哉造物之生羣動也隨大隨小無不各自取足焉無所待於外也是故夔一足也人兩足也馬四足也蜘蛛六足也螃蠏八足也蝍蛆四十足也蚿百足也帶無足也無者不資於多而後行多者不見其多而反遲於行動其天機不言而喻多者不見其為有少者不見其為無故曰惟虫能虫惟虫能天

轎人馬也鋤人牛也舟人魚也

牛觝角馬蹄齧天也絡馬首穿牛鼻人而天也莊子盡歸之人非也

莊子曰百昌皆生於土皆歸於土此土者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

觀物者所以玩心於其物之意也是故於草木觀生於魚觀自得於雲觀閑於山觀靜於水觀無息

草木子卷一

草木子卷二

明 葉子奇 撰

原道篇

堯舜傳心以中周孔論易以元武箕作範以極孔曾傳道以一思孟語德以誠皆聖賢講道會要之總名所以為傳心之典也

易上經氣化之始也故首乾坤下經形化之始也故重咸恒

在易則渾然一理在人則湛然一心以是心感以是理應故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莫測其所以然之妙也

乾取象於龍以其具天之用也坤取象於牝馬以其行地無疆也

中國得詩書之傳通之者始知其人世古今四夷之國耳目有所不及皆不能知尚同洪荒之世也

春秋刑書也易筮卜書也春秋言人事易言天道天人

之道一也莊子曰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春秋魯國之史也因一國以見天下綱目天下之史也因天下以存諸國

春秋書日有食之綱目止書日食從省文也

禮有容樂有聲聲陽也容陰也聲容交而天地㒺合矣

大抵樂惟取其和後世樂多悲壯所以不善

古人云心和則形和形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矣今之世安得知禮樂大意之人與之論

禮樂情文之盛哉

古人定律吕以考中聲迨今罕得其真莫若因古人之遺器庶得其聲之近若今道家金鐘玉磬及琴笙塤篪之屬皆古之遺器也以協其聲使與革木之類毋相奪倫諒必得中和之調豈不勝於致詳致荒而甘用世俗之樂也

俗樂多胡樂也聲皆宏大雄厲古樂聲皆平和

歌調且因今之曲調而諧之以雅辭庶乎音韻和而歌

意善則得矣毋但泥古而廢之而長用胡樂也

古之父子爵既不同禮即異數由此推之祭古人自宜用禮器祭今人自宜用今器使各安其性也庶免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為失

周子曰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也妖聲艷辭之化人也亦然此不易之確論也

孟子謂今樂猶古樂救時之論也

綱目真經世之大典也

綱目有湯武之時者三秦新隋皆以大義絶之夫人得而討之也故書兵起而不書叛

書莽大夫揚雄死所以病揚子也然為莽大夫者不知其幾不書又所以因貶而見褒也

書大丞相帥師伐魏所以正統也書晉處士陶潛卒特書以褒之所以賢之也

書唐五王為武三思所殺譏五王之失刑也書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道卒任之重者責之深也

或問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答曰耕破一犁春雨葢言對時育物之心樂而得其所也

孔門問仁夫子答之各不同雖各因其材而篤焉正夫子之泛應曲當處用各不同所謂貫也然仁乃仁體之一歟

天下歸仁朱子訓歸為與字或者淺其說愚謂苟人克己行一事合天理則之家而準則之鄉而準則之國而準則之天下而凖所謂天下莫不與也由此言之放之

天而準放之地而準放之古而準放之今而準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百世以俟聖人而不繆不悖無疑不惑者也此則與宇可通之理也若謂克己天下皆囿於吾仁之中如吕與叔克己齋銘云洞然八荒皆在我闥讀之氣象雖豁然可喜事理則茫然無據浴沂氣象見聖賢超然於萬物之表逍遥脱洒處又曰即此便是堯舜氣象何也曰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為

天子若固有之何有一毫滞礙

說文以步戌為歲此附會秦以建亥為水正之說也然實非也歲自當以夏時為正

大學乃設教之書朱子則憂百家之亂治中庸乃傳道之書朱子獨憂二氏之亂真深玩序文可見

大學六先字所以逆推其工夫之端緒七后字所以順推其效驗之次序

格物是夢覺關誠意是人鬼關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本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可謂知行兩進矣

孝弟慈三者大學之言達道知仁勇三者中庸之言達德也達德所以行達道也

恂慄威儀是明明德之止於至善親賢樂利是言新民之止於至善至善乃大學一書之標的曾子傳心之要也

正心章不言私之害公邪之害正蓋意旣誠自無私邪之雜矣惟恐人於忿懼好患等意思留滯在心而不能察及其應物遂至於欲動情勝用之所行每過於分數不能不失其平也

平天下章反覆以用人理財兩者為說蓋用得其人則上下皆安財得其理則大小皆足此天下所以平也其要在於絜矩則上下大小皆平矣

中庸是直指人心見性之書中和是就人心上指示中

庸是就人事上指示費隱是就人物上指示心統性情事兼德行物通彼我

心之虚靈知覺虚是能包萬事萬物之理靈是能通萬事萬物之理知是識其理之所當然覺是悟其理之所以然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天然之體也庸者亘古亘今不遷不變當然之道也

天命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

而教也者又因性道之實而品節之也

朱子言天以隂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此蓋本太極圖之說而約言之也

道不可離由其自本自根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也

戒懼是存養工夫是於至靜之中存天理之本然是致其致中之功也謹獨乃省察工夫是於情動之時遏人欲於將萌是致其致和之功也

君子致中和而成位育之功者此道通乎上下天子有

天下之天地萬物諸侯有一國之天地萬物大夫有一家之天地萬物庶民有一身之天地萬物由其分有崇卑故其功有大小

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是致中之功效也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是致和之功效也

中和以性情言之中庸以德行言之費隱又以人物兼觀之此理之無乎不在信手拈來頭頭皆是吁其妙矣乎

中對和則中為靜而和為動故止以不偏不倚釋之中對庸則庸為常而中則該動靜二義故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並言之故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費隱是在人在物上看此理因用以原體見此理之無物不在也鬼神就無形無影上看此理由微而驗顯見此理之無物不體也

人物明而可見故先說費而後說隱鬼神幽而難知故先言微而後言顯

人之為道而遠人子思言此之時佛氏之教未入中國已慮其絕人倫去人事始謂之辨道矣其慮可不謂遠已乎

喪服自期已下諸侯絕大夫降此自周公制此貴貴之禮也蓋諸侯之貴大夫不得以屬籍通故大夫不得屬戚君也

郊社所以祀天地是天子之職宗廟所以祭祖先是子孫之職祭必受福職之所當也淫祀無福職之所不當

也

至誠是由此道之極其實至聖是造此理之極其至故曰至誠之道非至聖莫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莫能為盡性致中也盡人物之性致和也經綸大經致和也立天下之大本致中也贊天地之化育是以人而參贊之是聖人猶與天為二知天地之化育是於天道有默契焉是聖人與天為一

私意自蔽則局乎其小矣故不廣大私欲自累則卑乎

其汚矣故不髙明

祖述憲章是道貫乎古今上律下襲是道該乎穹壤

如天淵尚有彼此之别則聖人尚與天為二其天淵更

無彼此之别則聖人乃與天為一

或問浩然之氣答曰一片花飛減却春葢言浩然是無

虧欠時也

慾是不能集義剛是浩然之氣

孟子言勿正勿忘此養氣之節制也正是用心大過忘

是不用心

孟子夜氣之説是水静而清時浩然之氣是水盛而大時

高不可貶卑不可抗道有定體也語不能顯黙不能藏道無定形也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無極是無有方體就萬物統體言之太極是會其要領就一物根柢言之無無極則太極無所本無太極則無極無所寓

太極圖性命書也西銘理一分殊之義也四勿箴由中應外制外養中之訓也

無思也無為也寂而不動先天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後天也先天體也後天用也先天惟湛然一理耳至後天始有形象之可言先天是未用也至後天始入用爾易是已入用之書故多說剛柔少說陰陽

無思慮之極無為靜之篤虛則理明靜則性定陰陽絪緼吾以觀其始正其命

天有風雨雲霧雷人有吹噴嘘呵呼天地是大萬物萬物是小天地

地沖氣所以能生萬物也沖氣所以為和也

陰陽合一存乎道仁智合一存乎聖内外合一存乎誠

虛所以具衆理靈所以應萬事不昧所以為明也

知者心之神明寂而常覺動而常定非不動不静也溥萬物而無容心焉可也欲盡流注其可得乎

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

以非類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鬼者人之影死者生之終

誠天道性天德

善者萬理之總名也性者萬理之全體也仁者萬理之全德也孔門傳道以仁大學言道以善中庸原道以性誠者理之實元者善之長一者數之始中者物之心極者理之至皆聖賢論道之極則也

人心是根於氣耳目口鼻之欲是也道心是原於理仁

義禮智之性是也

新故事物為之今古也得失人事為之存亡也治亂世運為之變更也

古今分於一息人物同於一原

因粗而精因畧而詳此古今之用智而得其正也因精而拙因詳而荒此古今之用智而失其中也

程子曰不必以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或者指游魂之變為輪迴未之思也

張子曰風雷有象不疾於心所謂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也心闕見聞不弘於性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横浦之學以覺為性曰覺之一字衆妙之門是止認智為性金谿之學曰收斂精神自作主宰有何欠缺至於私欲未為病纔涉於思即是害事全似告子

臨川之學分心跡為内外内面是精外面是粗故托佛老之似以亂孔孟之真假仁義之言以濟功利之實

涑水之學可謂博極羣言純乎實踐

金華之學之於濂洛也可謂金石相宣已
永康之學以漢唐皆王道純以事功言也
南浦之學其視紫陽猶孟子之於孔子也
永嘉之學之於濂洛也可謂步則步者矣
許魯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劉靜脩次之
用之則行於留侯武侯見之舍之則藏於靖節康節見之古惟有此二人才德及之可以當此言也
相近之性兼乎氣性善之性純乎理

荀子曰性者惡也為善者偽也杞柳桮棬之喻也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渾性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之說也達摩云我見佛性云何佛性作用是性生之謂性之說也蘇氏曰善惡皆出於性而非性之所有胡氏曰善不足以言性孟子道性善猶佛氏善哉善哉蓋贊歎之辭即性無善無不善之說也韓子說性有三品即性有善有不善之說也後世諸說紛紜縱橫孟子當時已一一加辨可見儒書之不可無孟子

今之道教近乎楊今之釋教近乎墨

丹經言鼎爐是安身立命也採藥是收精歛神也火候是操存之意也沐浴是日新之功也抽添是勤怠之節也

佛言離一切物別有自性不知人外無道道外無人也

佛氏謂一切衆生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譬如從空而有幻花雖滅空性不壞此東坡言性之本旨也

離物而言性此佛氏所以淪於空寂捨器而言道此老

氏所以溺於虛無故大學之始教所以不出於民生日用彝倫之外也

東土初祖曰人性本善不假勤苦修行直下便是此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

歐陽公云佛氏怕死故每以寂滅無生為說老氏貪生故每以返老還童為說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者惟至爾

易卦自下而上其植物之象乎玄家自上而下其動物之象乎動物本乎天植物本乎地此易玄之所以不同者也

歐陽子曰易六爻之文占辭也大衍之數占法也凡欲為君子者學聖人之言欲為占者學大衍之數

陳希夷玉鑰匙曰法即周易圓圍之象也以二至而為之主冬至順而夏至逆姤復之道也逆順之道依乎日

司馬温公之潛虛五十五行其象以丨為原丨丨為熒川

為本〣為鑛〦為基具五生數也以〩為委〨為㷋〧為末〧為雙〤為冢具五成數也以吉凶臧否平定其占以旺相休囚死推其理

天地之間至堅惟金石爾金有時而銷石有時而泐至堅且然而况於人乎故知神仙可以久生而不可以長生

雲雷雨雪皆至半空風則薄乎天愈髙愈勁

風雲雷雨天也蠢動草木地也莫不有聚莫不有散以

成變化死生之道聚皆屬之陽散皆屬之陰陰陽天地之大經也

霖雨既霽閑雲在天皆神化之糟粕矣

陽道日變而日生陰道日變而日消陽之變也有形陰之化也無跡一切生聚者陽之長也一切散敗者陰之消也

張子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知此

可以言生死之理矣可以生順死安矣

造化無全功巧其音者拙其羽豐其實者嗇其花

方言各不相通也所以傳其意通其義則一也

善乎賈生之言曰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或化為人兮又何足患或化為物兮又何足摶由此推之理之常然者固莫論其理之變者莫可得而曉也如月令雀入大水為蛤是羽虫化為甲虫也田鼠化為鴽是毛虫化為羽虫也松樹化為老人無情化

為有情也婦人望夫化為石有情化為無情也牛哀化為虎江夏王氏之母浴於川化為黿沒於深淵漢末馬生人名馬異亡入於胡後漢劉聰后劉氏生一虵一猛獸各傷人而走慕容燕時有女子化為男宋徽宗時有婦人生鬚度為女道士有男子生子蓐母不能收更七人而逆凡此者造物游氣變化紛擾不可得而測也其常變之兆禎孽之萌各有所主焉

山則本同而支異水則原異而委同地理也天下同歸

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人事也

五德王天下之説於運祚脩短本無所損益或謂水德王則刻深其刑以應之則害於道矣

知人帝王之盛節三代而下漢高為最昭烈次之光武

唐太宗伯仲間爾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董子可謂得先難後獲之旨矣語尤明快

胡氏曰會人物於一身萬物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

息百王異世而同符此所以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張子曰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家國皆然也成立之難如升天從善如登也覆墜之易如燎毛從惡如崩也

詳於刑者有法外之遺姦秦皇是也坑儒生而得劉項工於數者有術中之隱禍魏武是也殺楊脩而得司馬

懿

化國之日舒以長由其事簡也亂國之日短以促由其事繁也事繁則長日如短事簡則短日如長諺云閑覺日偏長是也或者謂有道之國日行上道而長遂加賦於民欺矣哉

仁人之詘國將亂也小人得位亦國將亂也是以漢之黨錮唐之朋黨宋之奸黨三黨興天下遂至於衰亡矣

窮理須是用心自有悟處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

思之不已鬼神將告之非鬼神告之也乃精氣之極也玩是視之精索是求之至

詩者不發其胸中湮鬱之氣則暢其心下喜樂之情故以出於自然者為工不以流於巧麗者為富

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諺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即浩然之氣配義與道也又曰偷人膽失即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舉世皆夢也夢夢也不夢亦夢也夢乎夢不夢乎不夢

是故得失蕉鹿也物我蝴蝶也榮枯黄粱也

夢之大端二想也因也想以目見因以類感

南人不夢駞北人不夢象缺於目所不見無想也

諺云南人不夢駞北人不夢象缺於所不見也葢寤則

神舍於目寐則神棲於心葢目之所見則為心之所想

所以形於夢也

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葢因類而感也

不聞聞聞不聞聞聞不聞不聞不聞聞從真起應聞不

聞攝應遂真聞聞感而遂通不聞不聞湛然常寂色香臭味天之所生也耳目鼻口人之所具也目知色耳知聲鼻知臭口知味此四者天人之相交也使無耳目則聲色又烏用生之哉則造化或幾乎熄矣此天地之所以善藏其用也至於心則又所以具此理而應此事者也宰制四者於中而各聽命焉此其所以官天地役萬物者也故並於兩間而為三

木皆中實也而娑羅樹則中空竹皆中空也而廣藤則

中實此皆因地而反生其類也

物之有形有聲者人畜是也有聲無形者雷霆是也有形無聲者木石是也無形無聲者此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學者所當思也程子曰鬼神於若有若無之間斷遣得去則知之矣邵子曰鬼者人之影也

野人鋤地蚯蚓中斷兩頭俱跳此時安身立命在何處乎曰尸居餘氣兩頭俱脫曰打虵斷尾時如何曰末去而本猶存也曰斷頭時如何曰本去則末不存矣曰立

命豈無其所乎曰有之存乎神神去則機息矣

儒佛言性之旨譬之明珠均之為蚌生也儒謂珠由内出生於蚌胎佛謂珠由外入寄在蚌胎儒本諸天佛由諸己此學者當辨其理也

生順死安而無容心焉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返

告子義外之論是於事上分内外却不知心不可以内外分也

事外無道道外無事故事愈近而道愈切莊子曰哀莫

大於心死而形死次之誦之令人有生意

盜賊至為不道矣人苟面稱之為盜則勃然而怒可見其羞惡之心未嘗忘也

夷狄華夏之人其俗不同者由風氣異也狀貌不同者由土氣異也土美則人美土惡則人惡是謂之風土

冬至用陽遁順行九宮夏至用隂遁逆行九宮從天道也天道日也

歲必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而交春月必三十日丑時

二刻而交節此天道常行之數也日與天會法也
歴家分一日八刻於十二時每時該八刻六分刻之二
術家欲取時之上四刻天之清氣故以八千四維配之
而成二十四位
五行相生父子之道也相克君臣之道也比和兄弟之
道也配合夫婦之道也相得朋友之道也
八字不易之定體二運流行之妙用不易所以定平生
流行所以定時下

星術以七曜四餘定所遇得失以太陽定立命以太陰定立身以百年定行限以生克制化定人吉凶壽夭多有驗者此亦可以見人身各具一乾坤也

術家以十二肖配十二辰每肖各有不足之形焉如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兔無唇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神猴無脾雞無腎犬無腸豬無筋人則無不足也

又以十二肖同類之屬分陰陽配為二十八星禽如虎則豹配是也每辰二禽四正之辰三禽

近世卜者多用京氏易以納甲配干支以生克配六親以時日配六神以八宫定世應于以推人吉凶休咎成一家之言然與古易絶不相通矣亦以見易道無所不通矣

差穀古有其説也其法最畧古惟有剛柔二日内事用柔日外事用剛日及漢用寶義制伐德五日其法以六十甲子以上下生克推之猶未離乎二氣五行也及唐百忌歷行其拘忌愈繁隂陽愈亂吉凶愈無憑也惑世

誣民於斯爲甚識者取其昭然有理者可也不必盡法也

乘數陽息也歸數隂消也息所以進消所以退此隂陽之理見乎數也

兵家遁法即白法也開休生三吉門開即六白休即一白生即八白

耶律楚材以生克制化論五星郭去非以戰鬬伏降刑衝破合論三命皆臻其理也

為老氏之學者其術多穩便有為為我意思其高處是清虛

莊子曰雞鳴犬吠人莫不聞知不能以意億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逆其所將來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

莊子曰道在秕稗在瓦礫在屎溺每況愈下蓋以道無乎不在也

關尹喜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太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

廣成子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養氣此語最精

鶡冠子曰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賤亦有時而貴不見當亂之世金章紫綬照耀奴臺之軀乎

自釋迦拈青蓮華迦葉呵呵微笑自此示機直至達磨說出能作能用即是佛性此即教外別傳更無別旨自此禪宗皆祖此

釋氏掃去財色直截無為其行超絶至高易以動人故

以寂滅為樂也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故以長生為樂也張子曰二者雖有間以言乎失性則均也

佛居大地之陰西域也日必後照地皆西傾水皆西流也故言性以空孔子居大地之陽中國也日必先照地皆東傾水皆東流也故言性以實意者亦地氣有以使之然歟佛得性之影儒得性之形是以儒以明人佛以明鬼

佛氏以性為自底不涉於天不知於何處求天以山河

大地為幻妄有時破壞不知於何處求地以四大為假合本來非有不知於何處求人

佛氏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茍免貪者不可以茍得也

禪宗一達此旨便為了此一大事公案只知能作用者便是更不論義理所以踈通者流於恣肆固滯者歸於枯槁

禪宗止一悟為功如曰隨緣放蕩任性逍遥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律師有佐据禪師無撈摸

達磨曰作用是性變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

佛氏於性宗功夫深老氏於命宗工夫深

輪迴舉世皆言之可見佛教入人之深也此理能窮造化之理者始足語之

飛昇有乎曰此必有術不可得而測也必也至人能之

乎然天上實無着處

大藏經云四句乃實句義句法句凋句也

大般若經云四數乃數分筭分計分喻分也

草木子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草木子卷三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録監生臣王　宫

草木子卷三

明 葉子奇 撰

克謹篇

禹貢曰攻山取銅鐵鑿地數百丈銷陰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水旱之災未有不由此也

智襄子為美室士茁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下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此造室太大之占也必凶

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是陽失其所而鎮於陰也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其國不過十年數之紀也

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

師曠云歲欲豐甘草先生(薺也)歲欲苦苦草先生(葶藶也)歲欲惡惡草先生(水藻也)歲欲旱旱草先生(蒺藜也)歲欲雨雨草先生(藕也)歲欲病病草先生(艾也)歲欲流流草先生(蓬也)

秦符堅出師武庫刀鎗自鳴遼主天祚親征阿骨打刀

鎗皆放光宋童貫出師約夾攻大遼無故忽失二認旗其後兵皆敗衂

至正未亂之先江浙大雨忽有二魚落省臺上蓋鱗介失所之象也卒為兵禍在昔晉時亦有是異

元劉太保遷元京北城取居庸關水入城龔稍潤其土然亦不及百年禍變亦作豈地數有限而致然耶易曰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天道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人事也管輅曰土地悠長尚有興衰之運地理

也由今監古氣化盛衰人事得失未嘗不相因豈徒然哉

至正初揚子江一夕忽竭舟檝皆閣於途中露有錢貨無數蓋是累年覆舟之遺物也人爭取之潮至輙走潮退復然亦有走不及而漪死者如是累日江復安流識者曰此江嘯也其後果先失江南

昔元戊寅年間荆州分域有鬼夜呌云苦也苦幾時泥到襄陽府居人皆聞之而不見其形及早視之凡樹木

不論大小皆用泥和狗猪毛離根一二尺泥之至樹分枝處則止後又敀吽云苦也苦幾時泥到成都府蓋古今未聞之異也

元至正丙戌冬日色如血

昔至正六年當天下正升平司天監奏天狗星墜地血食人間五千日始於楚遍及齊趙血食人間五千日終於吳其光不及兩廣其後天下之亂事事皆應

丁亥春正既望月夜出無光是時庚申君天久不郊宗

廟久不祀蓋已怠荒矣

至正戊子永嘉大風海舟吹上平陸高坡上三二十里死者千數世人謂之海笑其後海寇方國珍據海為盜攻剽瀕海數州朝廷終莫能制

至正九年間河内民家養蠶及熟而上箔共結成一幅宛如旗狀又一家蠶數千萬共結成一繭大如數石甕蓋亦倮虫之孽為兵之兆也

鄜州路宜君縣孟皇村呼景賢母舅石氏養蠶三十箔

其蠶忽變萬蠶合併為千千化為百百化為十十化為一巨蠶大如瓜瓠及老而簇吐絛計重一十五斤當時以為瑞及元末小総兵王保保與慶陽李思齊治兵相攻屠剪其村石氏遂滅蓋倮虫之孽也

又呼家其母養蠶將老蠶忽唧唧有聲次年母卒

又張思道出師二百人為一屯野宿刀鎗各作一攢插地夜半鎗忽自然火甚熾須臾煨燼惟金刃存其後兵果散敗是不戢自焚之應也

至正己丑冬十一月天裂天漢之傍其後卒因河決聚役徒而叛

庚寅年冬温霹靂暴雨時行衢饒處等州雨黑黍大如小麥色黑咬破視其内白如粉草木皆萌芽吐花

雪中雷電自至正至庚寅已後屢屢見之蓋陰陽差舛之氣異乎常也辛亥春其變輕癸丑春正月十一日雷而大雪者凡三四日又其甚也

至正十一年春正月二十日夜京師清寧殿火焚寶玩

萬計由宦官熏鼠故也未幾天下大亂淮東賊毛會逼都城而退

又京師齊化門東街達達一婦人生髭鬚長一尺餘

辛卯冬至雷電大雪同至天下遂兵亂人民死者大半

又辛卯年岳州府門忽自倒柱脚向天次年城陷於倪寇

壬辰夏四月朔日食既

至正壬辰間貶丞相脫脫詔書端明殿忽傾仄如倒狀

天兆其戒卒不之悟悲夫元朝之亡蓋决於此

壬辰間江淮蘆荻多為旗鎗人馬之狀節間折開有紅暈成天下太平四字

雨粉針湖廣民家門户柱壁之間有粉痕如針様無數不知何物從何而生

至正壬辰癸巳間浙江潮不波其時彭和尚以妖術為亂陷饒信杭徽等州未幾寇復又為張九四所據浙西不復再為元有昔宋末海潮不波而宋亡元末海潮不

波而元亡亦天數之一終也蓋杭州是閘潮不閘是其變

至正癸巳春三月月食太白是時江淮羣寇起張九四據高郵韓山童男據臨濠徐貞一倪蠻子陳友諒亂漢沔丞相脫脫統大師四十萬出征聲勢赫然始攻高郵城未下庚申君入丞相亞麻之讒謂天下怨脫脫貶之可不煩兵而定遂詔散其兵而竄之師遂大潰而為盜有天下之事遂不可復為矣後亞麻慮脫脫再入相矯

詔酖殺之後一年東南州郡多陷其言不驗始杖而貶死

癸巳秋大旱溪澗皆渴

甲午春大風拔木

甲午年春大雨凡八十餘日兩浙大饑是夏赤星見岳州父老言甲午年大雨群龍皆穴地變化而出者無數識者知其為天發殺機也

甲午乙未間河北山東多隕石大或如屋陷深入地丈

餘洛陽有大星隕地衮行數十丈草木皆焦北抵山石其土石皆融液而流須臾復望西飛去此又其特異者也

至正甲午乙未年龍泉縣人家有一雞二形一邊毛羽純雄一邊毛羽純雌既能雄鳴又解雌伏蓋氣之乖亂羽虫之孽也次年青田山賊陷縣治

至正乙未年三月三日黄霧四塞日晴無光是年六月二十日賊陷縣大掠

乙未年中江淮間羣鼠擁集如山尾尾相銜度江過江東來湖廣羣鼠數十萬度洞庭湖望四川而去夜行晝伏路皆成蹊不依人行正道皆遵道側其羸弱者走不及多道斃

至正乙未冬湖廣雨黑雪是時倪文俊陷湖廣威順王妃主子女皆為所擄其後諸子皆為所殺

陝西省某縣至正十五年間一夜大風雨有一大山西飛者十五里山之舊基積為深潭

丁酉夏六月温州沒千餘家

戊戌冬十月有兩日相擊黒光摩盪

至正戊戌冬十二月朔雨雪中東方有赤虹貫於中天

處州青田山中竹生米可食

至正十九年元京子規啼昔邵康節在洛陽天津橋聞之已知宋室將亂况元京在洛陽北尤遠非南方之鳥所至地氣自南而北又符康節天下將亂之語豈非天數也

己亥秋九月晦日天甫明西南方天裂紅光燭地移時始復冬十月白虹貫日

己亥冬盛寒之月蜂蝶競出多入人家香爐上立後多凍死按此物當春暖花香則出苦寒出非其時此變也變不虛生宜有其証後龍鳳年間多選良家子弟為湖務間官少年多以事被戮是其應也

庚子閏太原雨雹大如數斗罌牛馬多死是時天下大亂丞相孛羅稱兵犯闕欲廢高麗氏太子而立雍吉剌

所生幼子高麗后奔滄州太子奔太原王保保舉兵誅
孛羅太子復位雍吉剌皇后以憂死幼子雪山其母家
取歸直北海都田地
至正二十二年間黄河自河東清者千餘里河魚歷歷
大小可數庚申帝聞之慘然不樂者數日羣臣奏曰河
清王者之瑞胡為不樂耶上曰傳云黄河清聖人生當
有代朕者羣臣復曰皇太子生子是陛下聖孫即其應
也上笑而釋

丙午夏平江路當午天大雷雨有一富家正廳安置匡床胡椅圓爐臺卓廳旁一室封鎖如故雷震壁破一孔如盞大其牀椅爐卓皆從此孔入堆疊滿室人皆不解其異次年張九四陷城據有東南五州之地享其富貴十餘年蓋小能容巨賤能居貴之象也

至正丁未太原地大震凡四十餘日後又大震裂居民屋宇皆倒壞火從裂地中出燒死者數萬人次年太原陷

至正戊申九月庚申帝棄元京適居應昌府先三日國

朝常國公遇春等統兵至柳林去元京甚近庚申帝召

文武百官軍民議戰守之計遲明會議端明殿及開門

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帝見歎且泣曰宮禁嚴密此物何

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朕不可復作徽欽

銜璧求活為天下笑即命北狩未三日元京遂没

己酉冬十二月朔天裂西南

又元京未陷數日前有一餓鵰鳴端明殿上作滅國之

聲帝命善射者射之終莫能中

庚戌年岳州府羣蟻同穴無故自鬭而死處處皆積成小堆其後獨岳州將臣張斌軍師大敗於潞州死

庚申帝履位之後月凡食既者三其後卒於其身失國豈夷狄中國之陰也不於日示咎而於月歟

庚申帝幼年遠貶南服舟汜清江忽有二老猴登舟獻菓而拜及去使人尾之至山洞中羣猴凡四五百上命近寺僧每日設飯飼之及癸酉還都登極羣猴相率拜

送餘猴數百皆去忽其中大猴卒死者三十六枚當時皆惘然莫知所以蓋申肖猴迎拜見祥也送死示孽也庚申帝既貶而得國在位凡三十六年而亡國蓋天示之象也在昔唐明皇酉生肖雞明皇好鬬雞兵爭象也其後卒有祿山之亂

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後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輕刑薄賦兵革罕用生者有養死者有葬行旅萬里宿泊如家誠所謂盛也夫

大抵北人性簡直類能傾心以聽於人故世祖既得天下卒賴姚樞牧菴先生許衡魯齋先生諸賢啓沃之力及施治於天下深仁累澤浹於元元惜乎王以道文統行吏道以雜之以文案牽制雖足以防比人恣肆之姦而真儒之效遂有所窒而不暢矣

元京軍國之資久倚海運及失蘇州江浙運不通失湖廣江西運不通元京饑窮人相食遂不能師矣燕之中原連年旱蝗野無遺育人無食脯蝗為粮

南陽府廉訪僉事保保巡按至彼忽初更聞雞啼曰此荒雞也不久此地當為丘墟天下其將亂乎遂棄官而隱後南陽果陷蓋初更啼即為荒雞祖逖聞雞聲蹴劉琨起曰此非惡聲也遂起而舞即此事也

嘉興府海鹽縣故富家趙君舉及衰替別營一小室以居落成之日宰猪為享禮猪小腸皆脩治忽起地如虵蜿蜒而走將及一里許而止閒一年所營小室亦賣家國將亡而妖孽見蓋其理也

處州府遂昌縣晝忽有大聲如鐘自天而下無形蓋鼓妖也次年縣中官民俱灾

遂昌縣徐孟芳母舅見沙洲一石自行自走異之遂拾以歸後碎之實石也他無所有恐至陰生陽之兆也

元京未陷先一年當午有紅雲一朶宛然如一西番塔雖刻畫莫能及凝然至晩方散後帝師以國事不振奔還其國其教遂廢蓋其物象見祥也

飾武備以脩文德兩盡其道古之教也元朝自平南宋

之後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將家之子累世承襲驕奢淫佚自奉而已至於武事略之不講但以飛觴為飛砲酒令為軍令肉陣為軍陣謳歌為凱歌兵政於是不脩也久矣及乎天下之變孰能為國爪牙哉此元之所以卒於不振也

元初有王華蔡五九等之亂旋致勘定

庚申帝初年秦王伯顏為政變亂舊章江西有朱光卿在後有李致甫羅天倫之變國力猶全尋皆殄滅至正

戊子閒海寇方國珍始為亂先是蔡亂頭剽刼海商始懸格命捕之方為台之楊氏人慕賞功官爵募衆至數千人時台州總管焦鼎等納蔡之賂薄其罪而不加誅玩忽歲月方遂入海為寇官兵皆不戰而敗朝廷恐為海運之梗招安之即啗之以海運千戶及既定瀕海之民共憤之與萬戶蕭載之謀襲殺之不果又叛朝廷命參政孛羅元帥董摶霄率兵加討兵未交皆先潰郝萬戶為所獲方拘置舟中使求招安郝故出髙麗后位下

請托得行遂特旨釋之進爵巳拜叅矣嗚呼邉方貪官既失之於始中宮寵后又失之於終當賞而不賞當刑而不刑刑賞之柄既失紀綱於是乎大壞而中原之寇起矣

方國珍台之寧海人其居有山在中曰楊氏嘗有童謡云楊氏青出賊精其初亦欲向功為國宣力後失賞遂出忿言曰蔡能為盜我豈不能耶遂叛生平力能走及奔馬與弟國彰國英姪亞初同為亂朝廷屢招國珍為

司徒弟姪皆平章院判矣

天下治平之時臺省要官皆北人為之漢人南人萬中無一二其得為者不過州縣卑秩蓋亦僅有而絶無者也後有納粟獲功二途富者往往以此求進令之初行尚猶與之及後求之者衆亦絶不與南人在都求仕者北人目為臘雞至以相訾詬蓋臘雞為南方饋北人之物也故云及方寇起瀕海豪傑如蒲圻趙家戴綱司家陳子游等傾家募士為官收捕至兄弟子姪皆殲於盜

手卒不沾一命之及屯膏吝賞至於此其大盜一招再招官已至極品矣於是上下解體人不向功甘心為盜矣又獲功之官於法非得風憲體覆牒文不輒命官憲使招權非得數千緡不與行遣故有功無錢者往往事從中輟皆抱怨望其後盜塞寰區空名宣勑遇徼功即填給人已不榮之矣嚮使用於初亂之時豈復有寇如此昌熾何其始之嗇而終之濫耶且功則不與賊則與之刑賞倒施何其謬哉嗚呼爵命之設上以尊有德下

以待有功此豈人君私器而專用私人也哉後之有天
下者可以監矣太史公曰存亡在出令信夫
方之初亂有宣敕道敕十數道懸以購人立功及有功
亦竟不與可為太息昔漢陳豨反代地高祖即白見千
戶者四人以慰趙父老可謂知用天下之機
徐州盜韓山童叛先是至正庚寅間參議賈魯以當承
平之時無所垂名欲立事功於世首勸脫脫丞相開河
北水田務民屯種脫脫從之於大都開田以試之前後

所費凡十數萬錠及開西山水閘灌水山水迅暴幾壞
都城遂止又勸其造至正交鈔楮幣窳惡用未久輙腐
爛不堪倒换遂與至元寶鈔俱澁滯不行物價騰貴及
河决南行又勸脱脱相求夏禹故道開使北流身專其任
瀕河起集丁夫二十六萬餘人朝廷所降食錢官吏多
不盡支河夫多怨韓山童等因挾詐陰鑿石人止開一
眼鐫其背曰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預當
開河道埋之掘者得之遂相爲驚詫而謀亂是時天下

承平巳久法度寛縱人物貧富不均多樂從亂曾不旬月從之者殆數萬人以趙宋為名韓山童詐稱徽宗九世孫偽詔畧曰蘊玉璽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貧極江南富誇塞北葢以宋廣王走崖山丞相陳宜中走倭托此説以揺動天下當時貧者從亂如歸朝廷發師誅之雖擒獲而亂階成矣及既定下詔降徐州路為武安州後其黨毛會田豐杜遵道等復奉其子為主寇掠汴汝淮泗之間死者成積中原丘墟

汝寧盜韓山童男陷汴梁僭稱帝改韓為姓國號宋改元龍鳳分兵攻掠其下有劉太保者每陷一城以人為粮食人既盡復陷一處故其所過赤地千里大抵山東河北山西兩淮悉為殘破毛貴等兵已犯闕王師極力戰守始退敗

蘄州盜徐貞一叛先是瀏陽有彭和尚能為偈頌勸人念彌勒佛號遇夜燃火炬名香念偈拜禮愚民信之其徒遂衆徐本湖南人姿狀龎厚無他長生平以販布為

業往來蘄黃間及妖彭衆欲為亂思得其主一日徐於鹽塘水中浴衆見其身上毫光起衆皆驚異遂立為帝反於蘄春天下響應東南遂大亂湖廣江西江浙三省城池多陷没開蓮臺省於蘄春然資性寛縱權在羣下徒存空名爾後其臣偽漢王陳友諒下兵攻臺謀簒位乃勒死於采石

沔陽盜倪文俊號蠻子聚衆從為亂倪世以漁業居黃州黃陂其生之夕母夢有白虎入室遂生及徐僭號

倪為僞相用多槳船疾如風晝夜兼行湖江出人不意故多克捷所至殺害擄掠順王諸子妻其妃子庚申帝特降詔招撫然亂端已成俱無所及王諸子竟為所殺荆鄂潭岳黄蘄禮六常德寶慶江虔洪信等州皆為所據然驕恣不撫其下後竟為其下所殺前夕毋復夢白虎死遂遇戮又一二日前有大星落蠻子舟前蠻子曰又有大官人當吾手中死不知乃自己應天象也嗚呼區區一盜使之為亂以禍天下而亦内符毋夢上應天

豕也豈徒然哉其弟倪文郁同亂後封長沙王鎮岳州及蠻子誅文郁亦見殺獨季弟倪七不從亂亦不及禍至今尚居漢川縣畊稼為業富於牛田

汝寧餘寇尚熾丞相脫脫命其弟中臺御史大夫野先不花董師三十萬討之至城下與賊未交鋒即躍馬先遁汝寧守官某執馬不聽其行即拔佩刀欲斫之曰我的不是性命遂逸師遂大潰汝寧不守委積軍資如山率為盜有脫脫匿其敗反以捷聞既而西臺以文彈劾

脱脱奏臺憲不許建言違者坐罪此則脱脱欺掩之私也嗟乎命將不於其才惟於其親此其所以敗也昔楊國忠為相任鮮于仲通為將使征雲南喪師一十萬房琯為相用琴士李廷蘭為將使拒安祿山喪師四萬王介甫為相命門客李復圭為將使攻西夏永洛城喪師亦數萬是皆取非才於親暱皆由君不知將將不知兵未有不敗其國者也後之為人君者可不監諸

高郵盜張九四叛至正壬辰年朝廷命脱脱丞相征之

中散其兵兵遂潰張廼陷平江盜賊附之如蟻其黨遂剽掠淮汴間朝齊暮趙朝廷不能制張爲鹽場綱司牙儈以公鹽夾帶私鹽並緣爲姦利然資性輕財好施甚得其下之心當時鹽丁苦於官役遂推其爲主作亂朝廷命脫脫討之王師號百萬聲勢甚盛衆謂其平在晷刻及抵其城下毛葫蘆軍已有登其城者矣疾其功者曰不得總兵官命令如何輙自先登召其還及再攻之不下未幾下詔貶脫脫師遂潰叛乙未張汎海以數千

人陷平江路海運遂絶後朝廷力不能制以詔招之累官至司徒自號成王據有平江嘉興杭州紹興五路之地

其後天下處處盜起陜西有金花娘子江西有歐道人山東有田豐襄陽有莽張岳州有潑張安慶有雙刀趙四川有旻眼子各據州郡此其大者大抵江淮皆屬淮寇湖廣皆屬徐寇惟此兩枝為盛

庚子歲偽漢王陳友諒殺其君徐貞一稱帝於采石五

聖廟先是徐雖為君權皆在倪蠻子友諒其所部也倪為丞相頗驕恣待其下無恩陳因與其黨襲殺之其黨復謀殺之事泄見殺於是大權悉歸於陳封偽漢王欲舉兵收臺兵至采石謀稱帝而後下兵遂遣其黨殺徐僭號曰漢改元大義引兵攻臺大敗而歸營江州為都友諒原沔陽人承平為縣貼書及從為盜弟兄四五人專兵為衛既殺倪殺徐遂謀為帝既敗於建康復棄江州而遁回武昌於是洪虔吉贛袁瑞撫饒皆歸建康壤

地益蹙竭力制舟師謀圖報復合兵攻隆興久不下臺兵至合戰番陽前後相持者八十餘日大戰者五六死者六七萬人兵既不支欲退出至湖口為流矢所中而卒其下復立其子為帝襲位居武昌改元德壽臺兵攻圍一年不拔潑張以潭岳兵赴援兵敗見執遂俱降國亡重慶盜旻眼子僭號稱帝國號大夏改元旻先沔陽人瞎一目為巡司弓兵牌子頭隨倪蠻子為盜分兵攻四川陷成都殺戮既盡退居重慶陳𫐐徐命使會兵建

康既而憤陳之殺逆竟引兵歸曰汝能為帝我豈不能帝耶據有全蜀之地絶不與陳通居位六年後為其弟所殺其妻復圖殺其弟立其子為帝襲位以其黨戴㸬為冢宰事皆專之小昊主擁虚名而已辛亥臺兵攻之七月四川破遂同其母俱降其後母召入宫以海舟送小昊主同德壽陳少主去高麗飄飄然入於海矣

元朝是時長淮以北尚皆晏然山東則王信陜西則李思齊隴西則思道太原則王保保汴梁則太子開撫軍

司以總之既而諸將積不相能至戊申七月共譏王保保欲叛詔削其軍權九月臺兵北行處處皆望風崩潰曾無一戰王信首以山東降兵竟攻東昌遂擣京師庚申帝遁不三日元京陷直趨山西至澤潞臺兵稍失利遂至太原王保保不支亦遁西指潼關李思齊遁既而妻子被俘亦出降張思道等皆降秦隴悉定頃以皇孫為崇禮侯庚申帝棄元京出居應昌府己酉歲都督李保保輕兵襲之時庚申帝已於其年四月二十有七日以

滞下疾崩皇太子獨脱身走去而皇孫就擒

有掌符寶郎以歴代靈草凡四十餘顆降上以其不忠

剐之山東降有降將百餘名皆樞密院判之類丞相李

善長言其人物魁梧可用上疑其結黨皆殺之辛亥攻

四川平之偽夏旻氏母子降天下混一

嗚呼治天下之道至公而已爾公則胡越一家私則肝

膽楚越此古聖人所以視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也

元朝自混一以來大抵皆内北國而外中國内北人而

外南人以至深閉固拒曲為防護自以為得親疏之道是以王澤之施少及於南滲漉之恩悉歸於北故貧極江南富稱塞北見於偽詔之所云也迄今天祿之遷盡歸於南於此可以見乘除勝復之理也故自慢藏於方寇誨盜於韓寇奬亂於野先敗事於荅麻而天下之勢十已去七八矣於是山東西河南北淮左右皆為寇壤城郭丘墟積骸如山後來雖命李察罕收復河維不幸輕信降寇為田豐之所龍殺其子王保保殺田而代領

其衆糧匱師驕不相統一李羅又生內變稱兵犯闕謀易太子譬之羸病之人日以粥藥扶救猶恐不濟況復以峻導毒劑繼之哉縱無外寇尚且喪亡況臺以百萬之兵振之哉其能淹延數歲直至戊申而後失國亦云幸矣

雜制篇

井田之法非獨為均田制禄而已蓋所以陰寓設險守國之意故中原平衍設立許多溝澮許多阡陌使車不

得方其軏騎不得騁其足故也豈非寓至險於大順之中者乎觀晉郤克欲使齊人盡東其畝以便戎車吳玠在蜀於天水軍作地綱以阻金兵之騎於此可以驗之也

兵法始於黄帝而井田亦始於黄帝

八陣圖亦出於井田公田即中軍也私田八家即八陣也

歷法斗建天行也建除十二位是也日辰日行也角亢二十八宿是也斗

順天而西行日逆天而東轉斗日互行至復會於元分之所以為一歲故曰天周歲終此歷之大綱也歷自上古黄帝以後莫不隨時考驗以與天合故歷法無數更之獘及秦滅先世之術置閏於歲終古法殫廢矣由漢而下以積年日法為推步之準以至於今夫天運流行而不息欲以一定之法拘之未有久而不差之理差而必改其勢有不得不然者乃命改造儀象日測月驗以與天合庶永終無獘元詔

漢太初歷凡十九年七閏為一章章者至朔分齊閏無餘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閏朔並無餘分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至是閏朔並無餘分又值甲子歲首也此揚子雲擬之以作太玄也唐太衍歷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時朔旦冬至在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年為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

然非甲子先之期夜半乃是癸卯日卯時第三十九年至朔同於癸未日午時第五十八年為第四章首至朔復同於癸亥日卯時第七十七年至朔又復同於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夜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蔀蔀者蔽暗昧之時也凡四章為一蔀總二十蔀名曰一紀計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於甲子日之先期夜半但非甲子歲首耳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於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

總會如初名曰一元此僧一行推之演大易也歷說雖多不出此一家之術也

定歷名曰授時取堯典敬授人時之義

自古歷多用一定之法故未久而差由不知天為動物而歲亦畧有差也古歷雖立差法五十年差一度又太過一百年差一度又不及七十五年差一度稍為近之尚未精密元朝以八十一年而差一度筭已往減一筭筭將來加一筭始為精密又隨時以儀象

歷代立八尺之表以量日景故表短而晷景短尺寸易以差元朝立四丈之表於二丈折中開竅以量日景故表長而晷景長尺寸縱有毫抄之差則少矣

元朝立簡儀為員室一間平置地盤二十四位於其下屋背中間開一員竅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戶而知天運矣

銅漏之外又有燈漏沙漏皆奇製也

玲瓏儀鏤星象於其體就腹中仰以觀之此出色目人

之制也

更有五更更有五點前後多寡相補其數相齊此可以見古人於小事亦有法也

元熊朋來律論黃鍾流行諸律本無間斷也筭法之起殆因律琯有長短此筭家因律以命術非律以命筭也猶之方田焉田生五穀豈知我為圭箕弧環律知五聲豈知我為正變倍半皆筭家命之爾故古之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始假數以正其度雅樂之不可興

聲音之不可傳也

黍命於律律不命於黍吾於筭法亦云又謂空圍九分乃筭家內周非空中容九方分律有半呂有倍使有半周倍用變各有倫理凡以羽翼蔡氏之書非求異也

諱法自周以前無之至周公立制人生既冠以字易名及有爵者死而定謚則固以彌文矣後世遵之其法愈嚴如始皇名政改正月之正音征至今不改漢呂氏諱雉改雉名野雞人患雉者名野雞疾晉宣帝諱昭改昭

禰為招禰至唐李賀父名晉肅謂賀不當舉進士犯其父偏名為諱昌黎韓文公至為作辯諱宋有禮筵名曰大排凡所招親賓則改請其三代名諱筵中倡優雜戲歌曲皆逐一刋定回避然後呈進及入人家皆先問父祖諱然後接談蓋無誤犯歷代諱法之嚴如此至於元朝起自漠北風俗渾厚質樸並無所諱君臣往往同名後來雖有諱法之行不過臨文略𦵏點畫而已然亦不甚以為意也初不害其為尊以至士大夫間此禮亦不

甚講

歷代多崇徽號褒美多至十餘言以上皆後世群臣之導諛也後世人誰誦之初亦何益如堯舜禹湯無謚初不害其為有道之君至周公旦始立謚法謚其父兄為文為武止特一字而已當時謚法之行亦出於公皆攷行以定名如幽厲無道加謚以惡雖孝子慈孫百世猶不能改何則以公也及始皇奮其私智一革謚法謂子不可以議父臣不可以議君直以賢聖自居何則實出

於私已也漢謚尚少亦死而定名至唐而生加美謚至宇最多至為無謂元朝此等皆絕而不為及死而始為之謚亦止於一二字而已初不掩其行之善惡是非此亦可以為法也

自周立謚至諸侯卿大夫皆有之歷世遵行廼其常也至元朝秦王太師潛行不軌欲要譽於天下以私錢十萬錠濟怯憐口站戶之乏庚申帝下詔曰有臣如此宜極褒嘉加以美稱凡十四字此又古之大臣所未有也

此又殆九錫之漸者乎幸而未幾事敗而隕此則權臣竊命元朝之變例也

歷代送終之禮至始皇為甚侈至竆天下之力以崇山墳至傾天下之財以滿藏郭至盡後宫之女以殉埋葬墳土未乾而國丘墟矣其他如漢唐宋陵寢埋殉貨物亦多如漢用即位之年上供錢帛之半其後變亂多遭發掘形體暴露非徒無益蓋有損焉元朝官裏用梡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小大合為棺置遺體其中加髹

漆畢則以黄金為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園寢之地深
埋之則用萬馬蹴平俟草青方解嚴則已漫同平坡無
復考誌遺跡豈復有發劚暴露之患哉誠曠古所無之
典也夫葬以安遺體遺體既安多貲以殉何益

山呼漢制也自武帝祀嵩岳始舞蹈唐制也自武后賜
宋之問始

嘗讀酉陽雜俎書見其記漢禮天子臨朝贊者云天子
為宰相起去則臨軒送之御史大夫大將軍三公之官

皆然尚猶存此等體貎大臣之禮漢遵秦尊君臣卑之制尚未盡廢後世之待大臣直奴僕爾直牛羊爾三代之時天子當宁而立以朝羣臣未至偃然以臨其下後世益以陵夷也

歷代累封孔子為至聖文宣王元朝加大成二字於其上詔辭略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文亦精雅

蟬冠朱衣漢制也幞頭大袍隋制也今用蟬冠朱衣方心曲領玉珮珠履是革隋而用漢也此則公裳紗帽圓領唐服也仕者用之巾笠襴衫宋服也巾環襈領金服也帽子繫腰元服也方巾圓領明服也庶民用之

朝服一品二品用犀玉帶大團花紫羅袍三品至五品用金帶紫羅袍六品七品用緋袍八品九品用緑袍皆以羅流外授省劄則用檀褐其幞頭皂靴自上至下皆

同也

官民皆帶帽其簷或員或前員後方或樓子蓋兜鍪之遺制也其髮或辮或打紗練椎庶民則椎髻衣服貴者用渾金線為納失失或腰線繡通神襴然上下均可服等威不甚辨也

繖蓋授宣者用褐羅授敕者用青羅

北人華靡之服帽則金其頂襖則線其腰靴則鵞其頂

元詔信州路龍虎山三十六代張天師朝京錫以金印

封留國公主領江南三山符籙道教事真人吳閑閑爲宗師留輦下真人丘長春能燒金佐世祖軍國之用以功封以金印主全真教於其外又有白蓮教滿摩教回回教頭陀教不合不遍各自有宗

元太祖起龍朔破大金世祖得襄陽平南宋天下一統取大易大哉乾元之義國號曰大元取至哉坤元之義年號曰至元設經陳紀以垂後世立中書省以總庶務立樞密院以掌兵要立御史臺以糾彈百司世祖嘗言

中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御史臺是朕醫兩手的此其立臺之旨歷世遵其道不變持國正論謂之臺綱後世漸狥私情謂非親不舉非讎不彈執此之論反謂當然而國論遂大不正矣自庚申帝御極太平王燕帖木兒為相即用其弟買里古思為御史大夫太平既敗繼用秦王伯顔為相即用其兄子脫脫為御史大夫幸脫脫聽其館客吳行可之說發其逆謀秦王貶死遂以功命脫脫為相亦用其弟野先不花為御史大夫及脫脫見

貶苔麻矯詔酖之遂以苔麻為相即用其弟雪雪為御史大夫當時國事已去矣嗟乎世祖設是官本以防權姦膠固黨與盤結之患使之有所防範擊刺以正國勢及其末世省臺要任廼皆萃於一門殊失養猫捕鼠畜狗防姦之意幸其才智短拙謀不逮心旋致敗滅嚮使莽操懿温之倫居之元之為元已不逮順帝而後宗社為墟也

元中臺建於大都西臺建於陜西南臺建於建康其餘

各道設廉訪司隸於三臺每歲廵歷州縣糾察官吏詢民瘼

元朝建中臺為御史大夫者自陳綎山始開科為狀元自張起巖始綎山以德業舉起巖以人物舉

元朝一品衙門用三臺金印二品三品用兩臺銀印其餘大小衙門印雖大小不同皆用銅其印文皆用八思麻帝師所制蒙古字書惟宣命之寶用玉以玉筯篆文此其異也

元之宣勑皆用紙一品至五品為宣色以白六品至九品為勑色以赤雖異乎古之誥勑用織綾亦甚簡古而費約可尚也

元君立另設一帳房極金碧之盛名為斡耳朶及崩即架閣起新君立復自作斡耳朶

元朝后妃及大臣之正室皆帶姑姑衣大袍其次即帶皮帽姑姑高員二尺許用紅色羅蓋唐金步搖冠之遺制也

元朝正后皆用𤣥吉剌氏自太祖與其族帳設誓同取天下世用其女為后猶契丹有國世用蕭氏為后也自正后之下復立兩宫其稱亦曰二宫皇后三宫皇后三日一輪幸即書宣以召之茍有子則為驗遵大金之遺制也與趙宋之法不同宋後宫無三日之制但遇幸者皆内朝之時則所幸者具禮服謝恩掌宫者即書其姓名他日有子以為驗

北人女使必得高麗女孩童家僮必得黒厮不如此謂

之不成仕宦元爲札剌兒氏太祖與雍吉剌氏同取天下約曰我男長爲帝汝女長爲后

元朝人死致祭曰燒飯其大祭則燒馬

元世祖旣一天下問劉太保曰今之定都惟上都大都耳兩處何爲最佳劉曰上都國祚短民風淳大都國祚長民風淫遂定都燕之計

元分天下爲十一省二十三道每州皆爲路在内爲中書省在外爲行中書省按歷代疆理天下三代分天下

為九州或十二州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漢分天下為十三部一百六郡晉分天下為十五道唐十道宋分天下為四京三十三路此其大畧也

元路州縣各立長官曰達魯花赤掌印信以總一府一縣之治判署則用正官在府則總管在縣則縣尹達魯花猶華言荷包上壓口捺子也亦猶古言總轄之比

元各路立萬户府各縣立千户所以壓鎮各處其所部之軍每歲第遷口糧府縣關支而各道以宣慰司元帥

總之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十止杖一百七天下死囚審讞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於囹圄自後惟秦王伯顏出天下囚始一加刑故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覩斬戮及見一死人頭輙相驚駭可謂勝殘去殺黎元在海涵春育之中矣

元惠民有局養濟有院重囚有糧皆仁政也

元自世祖以來凡遇天壽聖節天下郡縣立山棚百戲迎引大開宴賀至庚申帝當誕日禁天下屠宰不宴賀慮其多殺以煩民也

元世祖定大興府為大都開平府為上都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則駕幸上都以避暑頒賜於其宗戚馬亦就水草八月草將枯則駕回大都自后宫裏歲以為常車駕雖每歲往來於兩都間他無巡狩之事山岳河海惟遣

使致祭別無封禪縶縛之禮欲以震耀古今然亦莫掩其盛也

元西域胡僧八思麻知緯候佐世祖定天下制蒙古字書以七音為本特定一代之文封為帝師詔尊之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西方佛子大元帝師卒葬於京其墓上天雨寶花令天下郡國皆立帝師殿其制一同文廟嗚呼謬哉

元朝行移文字其正書則自前而後蒙古書則自後而

前畏吾兒字則横書別立譯史

樂則郊祀天地祭宗廟祀先聖大朝會用雅樂蓋宋徽宗所制大晟樂也曲宴用細樂胡樂駕行前部用胡樂駕前用清樂大樂其部隊遵依金制駕後用馬軍栲栳隊其俗有十六天魔舞蓋以珠瓔盛飾美女十六人為佛菩薩相而舞

惟郊天則備大駕而用輦其餘巡行兩都多用氊車散樂則立教坊司掌天下妓樂有駕前承應雜戲飛竿走

索賜弄藏橛等伎

元世祖中統至元間立鈔法以至元寳為母中統交為子子母相推而行中統二貫凖至元二伯文一貫凖至元一伯文行之四五十年中統以費工本多尋不印行獨至元鈔法通行用以權百貨輕重民甚便之至正間丞相脫脫當承平無事入邪臣賈魯之說欲有所建立以求名於後世別立至正交鈔料既窳惡易敗難以倒換遂澁滯不行及兵亂國用不足多印鈔以賈兵鈔賤

物貴無所於授其法遂廢嗚呼蓋嘗考之非其法之不善也由後世變通不得其術也元之鈔法即周漢之質劑唐之錢引宋之交會金之交鈔當其盛時皆用鈔以權錢及當衰叔財貨不足止廣造楮幣以為費楮幣不足以權變百貨遂澁而不行職此之由也必也欲立鈔法須使錢貨為之本如鹽之有引茶之有引引至則茶鹽立得使鈔法如此烏有不行之患哉當今變法宜於府縣各立錢庫貯錢若干置鈔準錢引之制如張詠四

川行交子之比使富室主之引至錢出引出錢入以錢為母以引為子子母相權以制天下百貨出之於貨輕之時收之於貨重之日權衡輕重與時宜之未有不可行之理也譬之池水所入之溝與所出之溝相等則一池之水動蕩流通而血脉常活也借使所入之溝雖通所出之溝既塞則水死而不動惟有漲滿浸淫而有濫觴之患矣此其理也當時不知徒知嚴刑驅窮民以必行所以刑愈嚴而鈔愈不行此元之所以卒於無術而

亡也

又如富人糴糓以給批批行批得糓其批行矣貧人給批以無糓批乃虚文又何以行之哉

元朝止行鈔法而不鑄錢獨至大官裏行至大二等錢當五以蒙古字書小錢以楷書及至正官裏脱脱為相立寶泉提舉司鑄至正錢值世道變㝷亦罷鑄參較攺正至今百有餘年畧無訛舛其法誠為不刋之典

元朝至元寶鈔凡十等

壹拾文為半錢　貳拾文為一錢　叁拾文為一錢半　伍拾文為二錢半　壹伯文為五錢　貳伯文為一貫　叁伯文為一貫五錢　伍伯文為二貫五錢　壹貫為五兩　貳貫為十兩　伍箇壹貫為半錠　伍箇貳貫為錠

元世祖立鹽法瀕海州郡立塲差官主治差鹽亭戸丁煮鹽至十月結塲住煎及額而止鹽商於各省府運司買引就各處鹽塲支鹽後鹽積而不售均泒戸口收買

令其入錢縣官收市其中貧富不等皆令入錢吏胥並緣為姦民甚苦之嗷然皆言其不便事尋罷復令富商收市嘗攷歴世鹽法在夏禹時惟止入貢至齊管仲始煮鹽以富國及漢武始立榷法為牢盆之制自是歴代皆踵行之計其利於軍國之資畧於其半唐宋及元因之有加無瘳大抵率由養兵多而資費廣故不能革也元朝於江西及湖廣立提舉司使之產茶路分賣引照茶以行批驗所驗引無弊即放行至賣處收稅

御茶則建寧茶山別造以貢謂之噉山茶山下有泉一穴遇造茶則出造茶畢即竭矣比之宋朝蔡京所製龍鳳團費則約矣民間止用江西末茶各處葉茶

元海運自朱瑄張壁始歲運江淮米三百餘萬石以給元京四五月南風至起運得便風十數日即抵直沽交卸朝廷以二人之功立海運萬户府以官之賜鈔印聽其自印鈔色比官造加黑印朱加紅富既埒國慮其為變以法誅之而海運自後歲以為常及張九四據有浙

西而海道又有方國珍運道遂梗而國已不國矣

傳命陸有馬站水有水站州縣凡十里立一鋪大事則遣使馳驛起船馬有劄子小事文書以鋪兵傳送

酒法用器燒酒之精液取之名曰哈剌基酒極醲烈其清如水蓋酒露也每歲於冀寧等路造蒲萄酒八月至太行山中辨其真偽真者不氷傾之則流注偽者雜水即氷凌而腹堅矣其久藏者中有一塊雖極寒其餘皆氷而此不氷蓋蒲萄酒之精液也飲之則令人透腋而

死二三年宿蒲萄酒飲之有大毒亦令人死此皆元朝之法酒古無有也

北人茶飯重開割其所佩小篦刀用鑌鐵定鐵造之價貴於金實為犀利王公貴人皆佩之

延席則排卓五蔬五菓五按酒置壺瓶臺盞馬盂於別卓於兩楹之間把盞則三跪謂舉盞至尊者前半跪退三步執臺全跪俟尊者飲畢起進前接盞又半跪平交則平禮尊者賜卑者進接盞半跪退三步全跪飲其尊

者從人相齊同跪接盞退盞不敢復還尊者湯食非五則七割挐設而散酒行無筭

挐設蓋茶飯中之體薦也胡語言挐設上賔則用羊背皮馬背皮之類其餘賔用前手後手之類或鵞則用胸於上賔餘賔多寡隨分

北方有詐馬筵席最其筵之盛也諸王公貴戚子弟競以衣馬華侈相高

豆腐始於漢淮南王劉安之術也飲茶始於唐陸羽著

為經也糖霜始於宋自蜀遂寧州人貢宣和始蒲萄酒

答剌吉酒自元朝始

草木子卷三